

浓浓上海闲话 唯有新民晚报

弄堂茄山河

刮痧忆外婆

文 / 恒夫(香港)

刮痧是我外婆个绝活,阿拉屋里只有表姐传承了伊个手艺。每趟从港回沪,总少勿脱要去求伊帮我刮一身痧,来松筋活血、清热除湿。拉拉我脑子里,常常出现小辰光我扒拉只台子浪向,享受刮痧个写意。

我长拉大家庭当中,外婆是重男轻女个一家之主。加上我有四个阿姐,阿末头自然深得外婆个宠爱。拨压岁钱,伊拉小姑娘每人只有五角洋钿,阿拉男男头顶起吗拿到一块洋钿。埃个辰光,我又懒又馋又霸道,三根筋挑拉一只头,人瘦得像饿猴。

外婆是个小脚老太婆,我叫伊唔奶【nna】,识勿着几个字。邻舍隔壁侬话伊是个加【jhia】人头。领外孙、带孙子,烧得一手好小菜;扎鞋底、钩帽子,翻旧棉袄染衣裳;腌咸蛋、裹粽子,养鸡养鸭又养猫;种芦粟、种山芋,攒稻割麦又捉花。伊里里外外一手捏,一年到头忙勿停,从来也勿晓得衰瘠【sadhu 疲劳】。外婆个子勿高,但身板硬扎。三四十斤背拉身浪好走三里小路。头发墨赤黑,喉咙咿咿响;骂起“依只小赤佬”来,三里路外也听得见。伊一年四季勿看医生,难板有眼勿适意,就叫人忒伊刮痧。所以,阿拉小帮辰光侬伊拉伊刮过痧。

有趟屋里向大家侬拉热伤风,姐姐们一个个按唔奶捉去刮痧。听到伊拉侬哭啼叫,我拖了鼻涕赤了脚,豪燥窜到一棵老杨树浪,等小脚唔奶扭发扭发到大树海头,我老早已捉住一大袋“皮虫”了。外婆拖勿着我,就一直立拉树海头勿走。我只好讨饶:“唔奶依看,我介活络个,像拉拉海伤风哦?介许多皮虫侬伊拉依养个鸡吃。”“好个!勿脱依刮了。还勿快点下来!”我从树浪滑下来,挽牢伊只手,拖拖【tata】舌头,做只鬼【ju】面孔。我最怕刮痧,因为我头颈狭



亦君画

细,铜板刮勿出痧,外婆就用手拿我扭出痧来,痛得来要死!所以伊交关趟数捉我刮痧,侬伊出花头逃脱了。尽管我贱【顽皮】得要死,但外婆还是老宝贝我个。我有常时脱伊挖挖耳朵敲敲背,还会朝伊只老瘪嘴里塞两粒小来死个弹子糖。“唔奶,好吃哦?”“嗯,倒甜来,乖郎,有良心个。”听到唔奶讲我乖,我顶嬉心了。外婆嘴巴凶,心善良,左邻右舍侬伊受到过伊个恩惠。伊自家省吃俭用,对小辈宠爱有加,但伊越宝贝我,我越发促拍。

冬至前,我看伊拉拉敲蒲桃,再拿阿胶【wugao】浸拉黄酒里,加上冰糖、桂圆肉、黑芝麻、蒲桃肉,

炖仔半日。“啥个物事?”歇开茶缸一看,榻榻满一缸结牢个阿胶,过仔半日,阿胶面浪,已戳【shok】了只洞。我用吃奶糕小调羹,伸到洞里挖了一勺。喔唷!孺了勿得了,我第一次吃到介好吃个物事。隔日再看看,阿胶面浪又多仔一只洞。我辣拉第二只洞里,又挖了两勺。第三日我干脆拿两只洞下面打通,像挖地道一样,挖了大半碗。当我正拉得意忘形个辰光,听到外婆大吼一声:“死货色,侬脱我死出来!啥人偷我个阿胶吃?”勿好了,外婆发现阿胶洞下面侬空脱了。阿姐们立拉唔奶面前,气急败坏个申辩:“我既没偷过,勿是我偷个。”我

迤拉小房间里做功课,心一直荡拉拉,直起只耳朵听拉海。只听见啪、啪几声,阿姐侬哭了。我暗暗庆幸,逃日夜里,我老早就钻拉被头洞里了。隔日,太阳老场【yhang】。“大妹,拿被头晒晒,单被汰脱。”听到唔奶喊仔后,大姐跑来操【xiao】我被头。“唔奶,快来看呀!小末弟枕头浪有一大滩鼻头血”,“噢,乃我有数拉特,是依只死小鬼偷吃仔阿胶吃出仔许多鼻头血!”“我既没偷过!鼻头血是我挖鼻头挖出来个!”我叫了比伊拉响,“哼!熬依拉海!好好交要收捉依一顿”,外婆咬牙切齿。

快过年了,外婆除了搭阿拉每人做了件新罩衫,还要忙里忙外余肉皮、炒瓜子、晒腊肉、做年糕。我主动帮外婆做事体:剥皮蛋、削地栗、炒豆沙,不过我边做边吃,还朝书包里囤。到了小年夜,我上吐下泻,倭拉床浪成日觉着寒势势。

我隐约听到外婆拉一个个叫阿姐,又听到了铜板声……喔唷!勿好了!外婆要忒我刮痧了,豪燥逃!还既没等我撬开被头,姐姐们冲了进来,拿我手脚揪牢,唔奶紧跟上来。“我既没发寒热呀!肚皮射【sha】好了呀!”我刚叫完,唔奶已见辣拉我背脊骨上刨起来了。我动弹勿得,也无力挣扎,只得求饶:“轻点呀!好唔奶呀!”“小依只鬼,熬足依拉海!阿胶还偷哦?”“勿偷了呀!轻点呀!痛煞了呀!”阿姐火上浇油:“还拉我小辫子哦?还偷我炒米花吃哦!借我铅笔还勿还哦!还抢我橡皮筋!……”唔奶越发力,索性用手拉我头颈骨上扭了。嗒、嗒、嗒,我痛来要死过去,等我叫勿出声个辰光,外婆停手了。我除了鼻涕眼泪,还屏出了一身汗。奇怪,第二日我肚皮勿疼了,寒热也既没了。外婆烧仔一大碗薄油油个大米粥拨我吃,上面还放仔半只咸蛋两根酱瓜,只听见大阿姐拉灶头浪刮锅底。

想起迭趟刮痧,现在身浪还拉痛。如今外婆大人离开阿拉已三十多年了,但每趟刮痧,我就想起了伊。

老里八早

想想埃个辰光过春节,食品供应老紧张个,买年货侬要凭票凭证,有肉票、鱼票、蛋票、家禽票还有金针木耳、瓜子长生果啥侬要凭票证购买。埃歇辰光我辣海市郊农场做生活。队里胆子大点介个职工就偷偷叫用粮票搭现钞跟农民调鸡蛋、长生果、鸡鸭啥侬年货带回去过春节。

阿拉爷【父亲】写信来讲,要我带眼年货转去过年。看到队里部分知青到农民屋里“采购”,伊拉满载而归,我也想去试试看。队里一女职工像煞搭帮家农民阿婆蛮熟个,一歇工夫,“交易”就成功了。伊用粮票搭现钞问【men】阿婆调到了鸡蛋、长生果满满一袋。我当时交关震动,要晓得票证交换是违法个,勿过伊拉倒是笃悠悠个勿慌勿忙。过了几天,阿拉爷又来信催我了。我就一家头背了只当时行【hang】个人造革“马桶包”,去埃个阿婆屋里。阿婆看我一个人来,交关热情,伊拿出来鸡蛋、长生果、瓜子啥侬。临走辰光,又看到门前场地浪有几只母鸡,其中一只身浪向芦花颜色样个小鸡,我就问伊要买,伊开头勿舍得,但我诚心要,也只好忍痛割爱了。我胆子小,就用现钞搭少许粮票拨拉伊。阿婆晓得我是上海知青,也下勿了手“斩”我,落得上路一记了。

阿拉娘【母亲】看到我带介许多年货转来,邪气开心。当伊看到还有一只芦花鸡,更加笑得合勿拢嘴巴。伊拉拉八仙桌下头用木板拦起一只“鸡棚”,拨鸡关拉里向。

年夜头了,娘磨刀霍霍,要拿芦花鸡开刀。辣陌生头伊叫了起来:“一只蛋,一只蛋!”原来芦花鸡生蛋了,乃末娘勿肯杀鸡了。要晓得,埃辰光鸡蛋供应紧张,发下来个蛋票只好买一块冰蛋。现在有只会得生蛋个鸡,帮侬要忒开心噢!

春节到了,亲朋好友,邻舍隔壁到我屋里来,伊拉交关惊喜,眼热阿拉有介许多年货。现在回想起来,心里向倒还有一种讲勿出个特别味【mi】道味,也蛮感慨个。

沪语童谣

压岁钿

创作 / 徐长荣

宝宝年纪小,
呒没台子高,
过年红包包,
拿仔真勿少。

哪能用钞票,
宝宝主意好,
买只新书包,
开学用得到。

爷爷看书报,
天冷吃勿消,
买只暖手宝,
拨伊怀中抱。

小娘生日到,
买只大蛋糕,
蜡烛红红照,
大家哈哈笑。

还剩一张大钞票,
宝宝老早就想好,
伊朝菜捐箱边跑,
奉献爱心更重要。

沪读码头

辣旧上海个租界时期,英租界工部局从1862年开始,对现在苏州河、黄浦江、西藏中路、延安东路四围内个区域道路,开始采用以下个路名命名原则:南北向个道路以中国个省份命名,东西向个道路名以中国个城市命名。

于是在这一地区,从北向南,便出现了四川路、江西路、河南路、山东路、山西路、福建路、浙江路、湖北路、广西路、贵州路、云南路、西藏路等;从东向西,出现了厦门路、北京路、宁波路、天津路、南京路、九江路、汉口路、福州路、北海路等。不过迭个中间,却弄错了一条路名,那个就是夹拉福州路搭北海路之间个“广东路”。按理讲,“广东”属省份,伊个名字应摆拉南北向个道路浪,但显然拔拉误摆到了东西向个道路浪了。

迭个是哪能一桩事体呢?原来拉拉英语中“Canton”,又可作为“广东”,也可作为“广州”,勿晓得当时嗲里个翻译,拉拉帮搭拿伊译成中文辰光,粗心大意,勿知就里,取大而舍小,拿伊翻译成了

广东路搭广州路

文 / 宜青



“广东”。工部局个外国人虽然定了上述个路名命名原则,但中文毕竟老差,对中国个地理更家讲勿上吃透,乃末稀里糊涂个也就让迭个路名通过了。地名个使用有其相对个延续性、稳定性,也是轻易勿能改动个,乃末帮一错就错用到了今朝,让上海城市表面留下了一个明显个硬伤印记。

也许侬要问了:上海后来有勿有一条“广州路”呢?——有个,不过伊勿辣中心区,而是远远地落拉了“杨树浦”笃底。

大约拉拉上世纪个三十年代

上半期,公共租界工部局拉现在个杨树浦港搭杨树浦路之间,填小浜辟筑了一条马路,取名为“光州路”。迭条“光州”从字面看,可以有两个含义:一是拉拉我国历史浪南朝个萧梁时期曾置“光州”,但以后废去了,所以对近代来讲,迭个是一个历史地名;二是朝鲜国有个老有名个中央直辖市,叫“光州”。但按照工部局公布个英文名,帮条路是“Kwangchow”,而朝鲜个“光州”英文倒勿是帮个词。所以杨树浦个帮条“光州路”勿会是以前朝地名来命名个,而以“光州”帮个中国历

史地名来命名帮条马路,拉拉那埃个时期似乎是既没必要个。最可能个错误又是出现拉拉翻译高头,同样也是粗心大意,勿知就里,应该将其翻译成“广州路”个,却大笔一挥,莫名其妙个拿伊译成了“光州路”。

好辣帮个错误以后得到了改正。1943年上海特别市市政府拉拉大举扫荡外国租界里以西方人命名个路名,及大规模个以中国各地地名对伊拉更名个辰光,帮条“光州路”,就以近音被改成了上海滩还既没个“广州路”。乃末帮条“广州路”路名也就一直延用到了今朝。

广州路实在是一条勿起眼的小马路,全长只不过300米左右,宽度即使到今朝,也既没超过10米。上海的浦西道路多以全国的地名命名,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,并不是以国内大城市或闻名的城市命名的道路,就一定分布在中心区域或城市的主要节点上。这条广州路就是一例。不过,实际上受这样“委屈”的还不止是广州路,在广州路的周围还有扬州路、杭州路、沈阳路等,伊拉侬远远个缩拉拉“杨树浦”边的角落,即使现在问起一眼“老上海”,伊拉可能也勿晓得帮些小路个所在个位置,以及有关伊拉个历史情况。